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第三十六回 游龍華驀地遇同胞 看馬戲無心逢篋片

話說寶玉感冒風寒，生了這一場病，慌得阿金等眾人問卜求籤，延醫服藥，又請了看香頭的師娘，斷了許多禍福，一一依從，做長做短，日夜難安，且許病好之後，誦經拜懺，追薦親人，再往本處各廟燒香還願，以答神庥。這都是阿金等代他應許的。卻巧下一天，寶玉吃了寶山這帖藥，准對寶玉的病症，果然通身大汗淋漓，熱勢漸退，神志也覺清楚了，腹中也覺饑餓了。當夜就吃了半碗風米粥，只不過四肢無力，耳鳴眼花，身子虛極不堪，難以動彈罷了。阿金等謝天謝地，便將昨日所做之事，以及所許之願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寶玉聽了，勉強回答了幾句，無非贊師娘的功效，准定病體痊癒，先去燒香還願。阿金恐他言語勞神，也不再說，惟與阿珠等小心侍奉，毋須煩敘。自此寶玉一天好似一天，服藥調理，靜心保養，非但一毫病都沒有，而且身子復原得異常迅速。那日臨鏡梳妝，只覺得花容微瘦，卻不減舊日風流，翻添了幾分斌媚，令人見之生憐。妝罷，寶玉與阿金等閒話，忽然問道：「奴前頭病重格幾日，自家雲裡霧裡，像煞是做夢實梗，一點才勿曉得啥，阿有個把客人來望奴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有啥嘸不，才是我搭小先生、阿珠三家頭出去應酬格。俚篤起初到問搭，並曉得生病，後來聽倪一說，進房來看，帶累俚篤才急煞快，問倪郎中請啥人，倪說是陳篤卿搭凌嘉六，俚篤說格兩個人，嘸是嘸啥，不過勿專門看女科格，啥落勿請金寶山來傍傍呢？難末倪就差人去請，頭一帖藥吃訖，看也勿動勿變，倒說一請仔看香頭格來，依俚做仔幾化花頭，第二帖藥就像仙丹實梗靈，可見得外修裡補，一樣才罷勿成格。故歇大先生仔好，阿要幾時去燒香還願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想明朝坐仔轎子，先到城隍廟裡去燒香。縮轉來末到虹廟裡去。如果勿覺著吃力，倪後日坐一部轎車，一淘到龍華去，想阿好？」阿金道：「好是蠻好，不過阿降得落嘍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故歇胃口大好，飯也吃得落，諒來勿礙格哉，況且分幾日勒去，吃力煞有限格。」阿珠道：「唔篤到龍華燒香，奴也要去格！」寶玉道：「帶去末哉，實梗著急，奴落裡格轉甩脫歇佬？」

三人閒話之際，見樓下那個管帳的走將進來，回稟寶玉道：「方才包探的伙計到這裡，說賊賊現已弔到，叫我們明日去領。但照所失的不及一半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拿點轉來，總算便宜格哉。明朝替奴去領罷，比別人熟悉點篤。」管帳的唯唯退下。又聞得鈴聲響動，有客前來探望寶玉，寶玉今日親身招接。那客進房坐定後，無非問問病裡情形，寶玉免不得細述一番。客人恐他病後勞神，未便久坐，略談片刻，就此起身去了。因這都是書中閒文，不須細表。

單講次日清晨，阿金聽寶玉吩咐，命幫幫等購備了香燭、錢糧、元寶。然後寶玉打扮停當，並不濃妝豔抹，只穿著隨身的衣裙，下樓上轎。轎子是自己的，雖甚華麗，卻還不及目下的考究，然彼時已算極美的了。兩個鬚腿抬著出了牆門，阿金、阿珠追隨在後，緩緩而行，一逕進了新北門，望到城隍廟前停下。寶玉出轎，阿金用手攙扶，在前慢走，後面阿珠同一個鬚腿，拿著香燭等各物，跟進廟門。看這座城隍廟，□分軒昂壯觀，果然威靈顯赫，令人肅然起敬。並且四面景致極佳，內園外園，樓臺疊疊，殿閣重重，樹木森森，假山累累，以及九曲橋、湖心亭等處，一切九流三教，與那做買賣的、往來遊玩的人，非常熱鬧。惟內園不許進出，除常年香信開放外，永遠關閉，因恐聞人嘈雜之故。雖上海僅一縣城，但這所廟宇，各處都萬不能及，諒看官們遊覽過的，定不以余言為誣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寶玉上了臺階，進了大殿。阿珠、鬚腿將香燭、錢糧、元寶一齊交與廟祝。廟祝先把一對全通點了，在居中插好，寶玉親手上香，恭恭敬敬叩了四個頭，立起身來，又往兩邊皂役像前拜畢，看廟祝將錢糧、元寶在階下沖天爐內焚化過了，即便與阿金等退出，也不往各處隨喜，匆匆出廟上轎。兩旁看的人，不計其數，有認識寶玉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，一個個品頭評足，暗中在那裡贊好。幸得抬前肩的鬚腿分開眾人，仍從原路出城，過了吊橋，阿金、阿珠已經走不動了，就僱了兩部野雞車，跟在轎子背後，直望英大馬路而來。

寶玉在轎中一路觀看，偶見那邊轉彎之處，牆上貼著幾張招子，是粉紅洋紙的，一張寫著「請看車裡裡大馬戲」八個大字，下面兩行小字，是看戲的價目、開演的所在，卻沒有看仔細。一張畫著馬戲的形式，也有幾個字在上面，因轎子行得稍快，只見「法商」兩字。大約是新到此地的，故未聽得他人說起，待我回去，差人出來打聽，自然知道底細與那開幕的日子了，不覺心中高興起來。

其時已至大馬路虹廟門首，阿金等先已下車，寶玉也不待他們攙扶，就此出轎進廟。廟基不甚寬闊，無多幾步，一齊走入正殿，寶玉拈香膜拜，與城隍廟大致相同，不須復贅。惟見那班燒香的廣東婦人，在觀音菩薩座前供著一隻囫圇燒豬，又拿著一大串鞭炮，掛在庭中鐵絲罩裡，乒乒嘖嘖的放將起來，想必是還願的。寶玉不禁暗暗好笑，像這樣的供獻，分明菩薩也開了葷了，既而一想，或者他們為保安司徒而設，不是專敬菩薩的。那知廣東的風俗，凡是齋獻完願，不問是神是佛，吃葷吃素，都要用這只燒豬，算是誠心恭敬的。

話休煩瑣。仍話寶玉燒過了香，閒看了一回，阿金伸手將寶玉衣袖一拉，低低說道：「倪香也燒過哉，看亦嘸啥看頭，阿要轉罷？立吃力仔介！」寶玉點點頭，自知病後，也不敢過於勞動，就同阿金等走出廟門，上轎而歸。阿金、阿珠因路尚近，跟著走回來的。

此時報時鐘上已將一下，寶玉用過午膳，便橫在榻上養了一回神，阿金也躺在對面陪他。少停寶玉甦醒，想起方才看見馬戲的招貼，問阿金道：「阿曉得新到格馬戲，勒浪落裡搭做？幾時做起格嘍？」阿金道：「我聽是聽見歇格，據說格格馬戲，做得真出色，外國才算頂好。從來到過歇上海，故歇是第一轉。來仔有一禮拜哉，是替前日子做起格。我也心裡要看煞，皆為身體剛剛好點，格落我敢響起，勿知大先生哪哼曉得格？」寶玉道：「勿留神落呀，倪出城到二馬路浪，格格馬戲有招紙貼好勒浪，勿然末奴落裡會曉得呢？」阿金道：「劃一劃一，說穿仔，我像煞眼睛亦帶著格。」

寶玉道：「奴問馬戲勒啥場化做，回答奴。」阿金道：「喔嗶，我撥問昏格哉。格格馬戲，勒虹口百老匯路，倪去看末，板要坐馬車末好得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倪明朝到龍華去仔，趁格部馬車，轉來就到虹口去看罷。倒是開演格辰光，阿曉得佬？」阿金道：「曉得曉得，夜頭八點鐘開場，到□一點半鐘完結，做得蠻長格。不過坐馬車也吃力得野篤，到仔龍華，還要到虹口，只怕坐勿動格哩，病後當心點格好，阿要過脫一日再去看罷？」寶玉道：「晏（讀儺）日把是嘸啥，等到倪去，馬戲到別場化去介。」阿金道：「包我身浪勿會格，故歇俚生意來得格好，落裡舍（讀晒）得到別處去嘍？儘管放心末哉！寶玉道：「阿曉得奴格脾氣，隨便啥格白相正經，耳（讀誼）朵管裡聽見勿得，心裡高興勿得，一聽聽見仔，一高興仔，頂好馬上就去，馬上就看，方始稱奴格心得來，勿然像煞心裡一逕牽牢格，奴故歇說明朝去看。亦為自家身體洛，若照前頭實梗，奴今夜就要去格哉。」阿金笑道：「大先生，真真變仔說著風就扯篷哉。」說到這裡，阿珠走了進來，已聽得他們的話，便插嘴道：「唔篤議論俚作啥？且得明朝到仔龍華，如果大先生身體照舊，精神也蠻好，倪再商量去也來得及（讀其）。」寶玉點首稱是。當日別無書說。

一宵已過，直到來朝。相近七點多鐘，阿金、阿珠自己梳好了頭，一同到牀前，喚醒了寶玉。寶玉急忙披衣下牀，一切梳洗打扮，自有兩人在旁伏侍，不須細表，以免重複取厭。

不一時，頭上插戴整齊，身上衣裙換好。寶玉問阿金道：「馬車阿曾喊格來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昨日夜快，我就叫相幫去喊格哉，故歇辰光，想必即摸來快哉，橫勢還早勒海來呀。」阿金話未說完，聽得下面相幫高聲喊道：「大先生，馬車來格哉！」阿金即靠窗代答道：「叫俚稍為等歇，倪一舒齊就要走格，俚倒走開介。」說畢，回身與阿珠到自己下房，各換了一套時式的衣裙。

其時已敲過七下鐘了，大家吃了些素點心，寶玉方同阿金等移步下樓，拿了一隻大香籃，出門上車。馬夫請過了示，即將韁繩一拉，鞭子一揚，四輪展動，雙馬飛奔，一逕向南而行，滔滔滾滾，轉瞬越過了法界。

又行了一點多鐘，寶玉在車上與阿金、阿珠談談說說，一路觀看風景，曠野的所在甚多，惟滬軍營製造局有些房屋，心中頗為暢適，不覺路途之遠，早見龍華在望。取出金時計一看，已有□點一刻了。阿珠指著說道：「看格座塔就勒眼前哉。」阿金也道：「龍華格塔末勿算得□分高，哪哼稱是塔當中格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皆為格辰光，塔頂浪有一樣寶貝，到仔八月半夜裡，合天下格塔才要來朝見格，碰著好月亮，黃浦河裡，有人看見水當中，勿知幾化塔影篤，格落稱裡是王呀。」阿珠搶著問道：「格件寶貝，是舍利子呢？是風磨銅介？」寶玉道：「據說才勿是，是塔頂浪有一隻小鐵盤，盤裡有兩條金色小鯉魚，格當中格水，一年四季勿會乾格，真真是一件希奇活寶貝，天下聞各格，可惜故歇無不格哉。」阿珠道：「哪哼會無不呢？算算蠻高格塔，就是有本事格人，也勿容易上去偷！」

寶玉正要說下，見自己馬車已至寺門跟首，便道：「講下去蠻長格，奴停歇轉來勒再說撥聽罷。」阿金也道：「末終歡喜打碎烏盆問到底格，阿看見寺門前也到格哉，倪車子也停格哉，還要問長問短，考據從前格古典，勿看眼前格景致，格人啥能辦嘍？」寶玉道：「勿埋怨俚哉，倪下車罷。」於是阿金將車門一開，先走了下去，伸手攬寶玉落車。末後阿珠提了香籃，也從車上跳下，把香籃交與馬夫，叫他跟隨進去。其時寶玉手搭阿金肩上，輕輕蓮步，緩緩的走入寺門，但見正中彌勒，含笑迎人，左右金剛，橫眉怒目，令人肅然起敬。若目今新學家見了，必曰此是泥塑木雕，敬他則甚？然聖人有云：敬鬼神而遠之。可知敬則當敬，遠則宜遠，方合大中至正之理。閒話少敘。且說寶玉等進了二重門，走上甬道，又見面前一座寶塔，玲瓏突兀，高矗雲霄。昔人有詩贊之曰：

巍峨壯麗梵王宮，塔影玲瓏透碧空。
忽聽清音天半送，原來鈴語答秋風。

寶玉看了一回，方始繞至塔前，便是大雄寶殿，從甬道步上臺階，跨進正殿。殿中供著金身三世如來，蓮花座上，寶相莊嚴。因非香信時候，殿上甚是清靜，只有三四個和尚與一個廟祝在那裡閒坐講話。廟祝又叫做香火，專代香客們燒香點燭的，茲見寶玉等進來，知是化錢的主兒，連忙起身招接。阿金就在馬夫手裡取過香籃，遞與香火。香火接著問道：「阿姐唔篤府浪姓啥？公館勒啥場化？格位是唔篤少奶奶呢？還是姨太太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問俚啥佬？倪來燒香還願，用勿著查三問四。」香火聽說，料定是做生意的，故又笑嘻嘻問道：「我問聲終勿差勒海，阿姐實梗凶。」阿金道：「眼烏珠啥勿生格呢？倪末姓胡，住勒三馬路浪，勿是啥格公館，亦勿是少奶奶、姨太太，倪叫俚大先生格，難末阿明白格來介？」

香火道：「怪哉怪哉。我聽說仔姓胡。要向打聽一個人勒來，也住勒唔篤近段，格名字叫胡寶玉，想必認得格？」阿金道：「問俚啥事體佬？」香火道：「我細細教告訴，前頭我一逕勒蘇州做生意，終歸弄勿落，格落到仔三月裡，要想來投奔俚格，倒是我勿認得俚格面孔，俚勿認得我格形狀，亦嘸不熟人指引通信，所以我敢走走去，恐怕俚當我打脫帽，送我到巡捕房裡去末哪哼嘍！後來虧得碰著仔一個朋友，薦我到問搭來做香火，真真無設法呀。」阿金道：「我還要問，『胡寶玉』三個字，哪哼撥曉得格呢？」香火道：「我起初只曉得林黛玉，是倪娘告訴我格。以後娘死仔，亦聽見別人說，胡寶玉就是林黛玉改格名字，改仔好幾年哉。軋實到底阿對格佬？」阿金聽了，仍不說穿，又道：「對是對格，不過搭寶玉啥稱呼？關點啥格親？末姓啥叫啥？原底仔啥場化人？說得明明白白，我替去通信阿好？」香火急忙稱謝道：「多謝多謝，真真菩薩保佑，今朝碰著阿姐格種好人，肯搭我通一個信，得能夠吃一碗現成飯，我終勿忘記，供長生祿位格。」阿金道：「太嚕哩嚕嚕哉，毫燥點說罷。」

香火方一一訴說道：「我姓杜，叫阿二，原本浦東人，登勒蘇州毛□年，格落口氣變格哉。倪爺叫杜式明，做箍桶匠格，老早死脫仔末，倪娘守勿住，拿我拋脫勒屋裡，就姘仔一個姓潘格。當時我小來，才勿曉得。直到後來隔仔□幾年，倪娘回到屋裡，難末說起勒上海，養過一個因魚，故歇賣撥勒堂子裡，取名叫林黛玉，我得著一筆身價，終算老死盤纏有格哉。想，照實梗說法，我搭寶玉，雖勿是同一個爺，到也是一個娘養出來格，總算稱得嫡親兄妹，不過碰歌頭。扳要伸說明白仔末，好投奔俚。」阿金道：「嚇有實梗格情節勒海！格末老實對說仔罷，格位就是寶玉先生。我末登勒俚身邊，伏侍俚格，停歇替俚仔信，俚聽勿聽，認勿認，才勿關得我事，碰自家格額角頭，怪我說得勿道地就是哉。」

兩人說話才畢，那邊阿珠走過來催道：「格香火倒少格，香燭末勿點，阿是講閒話講忘記哉！阿金姐，格胃口真好，格種人，搭俚攀談啥呢？」阿金置之不答，仍交代香火道：「先去點香燭罷，讓倪先生拜過仔佛，我好傳格句閒話。」香火阿二唯唯答應，登時將香燭點好，請寶玉拜佛。寶玉正在那裡疑惑，因見阿金與香火講了良久的話，無如立得稍遠，一句都沒有聽清楚，正不知所為何事，大約這個香火與阿金素來認識的，怎想到是自己一母所生的哥哥？

閒文少敘。是時寶玉拜過了佛，看香火化過了元寶、錢糧，正待向各處隨喜一回方始回去，阿金忽將他衣服拉了一拉，湊著耳朵，低聲相告，將方才香火阿二所說的情由，細細訴了一遍。寶玉聽說娘已去世多年，不免灑了幾點眼淚，因他說話對同，知非捏造，便道：「有介事格。奴小格辰光，亦聽見倪阿媽講歌細底，前頭養過兩個男，大格老早就死，第二格勒浦東鄉下，雖則末勿見過，算上去年紀亦對格。故歇去搭俚說，叫俚明朝到奴屋裡來末哉。」旁邊阿珠插嘴道：「大先生，終要當面盤駁清爽格，皆為世界浪壞人多，作興有假冒格哩。」寶玉道：「奴亦實梗想呀，格落叫俚屋裡來，好細細教盤問俚，勿然，今朝一時頭浪，冒冒失失，奴問俚格閒話，拿要緊格倒漏脫仔介，以為阿差呢勿差？」阿珠點首稱是。

阿金於是回覆了香火阿二，叮囑他明日來家相認，今天不必面談，以免被他人知曉，失了體面。交代已畢，即同寶玉出了正殿。寶玉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一下多鐘了，覺得腹中有些饑餓，故向各殿略略瞻仰，便出寺門上車而歸。到家之後，寶玉並不疲倦，復吩咐馬夫傍晚再看，八點鐘要往虹口去看馬戲的，馬夫應命而去，不表。

再說秀林聞乾娘今夜往觀馬戲，也想見識見識，托阿珠向寶玉一說，寶玉應允。秀林自是歡喜，又來問龍華的風景，寶玉略述幾句。阿珠忽搶著問道：「大先生，勒車子浪講龍華古典，講完格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性急，奴肚裡也餓煞勒裡，讓奴吃過仔飯勒，好講得動得來。」阿珠道：「勒浪熱小菜呀，即摸要搬上來哉。」正當說著，見粗做的把菜端上，寶玉喚阿金等同桌而食，食畢，已是吃點心時候了。寶玉方講道：「龍華寺裡向，格辰光有一個老和尚，著實有道行格，夜夜登勒薄團浪打坐，一來自家練工夫，二來看守塔浪格寶貝。格日夜裡，老和尚忽然跳起身來，就勒旁邊拿仔一根禪杖，奔到外頭去，嘴裡高喊：『妖怪，膽敢偷我寶貝，往那裡走！』一直追到仔黃浦灘。妖怪曉得和尚利害，恐怕撥俚追著，就拿格件寶貝用勒黃浦河裡仔勒逃走脫格。老和尚只好轉來，差人到水裡去撈，憑哪哼，終歸撈勿起，格落故歇塔浪，無不寶貝格哉。」阿珠又問道：「格件事體出勒啥格書浪格介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若要盤駁，性命告托，奴請阿好問哉？」阿珠也笑了一笑，回頭忽見管帳的走進房來，手裡捧著兩個紙包。正要問他何事，那管帳的先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我方到新衙門去，把東西領回來了。」說著，將兩個紙包呈上。寶玉打開來一看，只有幾個金四開與那金銀小錠，其餘一概沒有了，就交與阿金藏在櫥內。管帳的見無別話吩咐，遂即退去不提。

此時寶玉又講講遇見同胞一事，與阿金議論了一回。天已傍晚，馬車早在門前伺候，寶玉因秀林要去，又添叫了一部皮篷車。及至車子喚到，寶玉等已催著吃過了夜飯，重新修飾，另換了一套時式衣裙，方始鎖上房門，四人一齊下樓，來至門外登車。寶玉與阿金坐了一部轎車，那部皮篷車是秀林與阿珠同坐，直往虹口而去。

不及半點鐘，已到百老匯路，遠遠早聽得西樂雜奏，無非是銅鼓、喇叭、風琴等類，隱隱的一片肅殺之聲。惟寶玉在轎車裡面看不仔細，隔著玻璃，只見燈光耀眼，依稀白晝一般。轉瞬間車已停下，寶玉等跨落車沿，但見空闊的所在，蓋著一座大布篷，四圍都用白布遮滿，當中開著一扇門，有幾個印度巡捕看守，上面掛著兩盞洋油燈，其大如斗，煙氣薰人。布篷以外，另搭兩座小篷帳，帳上留著兩個小方洞，是購買入場券的，一邊頭二等售票處，一邊三等及起碼，左右分開，不相混雜。寶玉命阿金買了四張頭等票，一同走入中門。門內又有兩個西人立著，伸手接了他們四張票子，用夾剪去了一隻角，仍將票子給還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寶玉忽聽得背後有叫喚，連忙回轉頭來一看，燈光之下，見那人四五□歲上，鼻樑上架著一副玳瑁邊墨晶眼鏡，嘴上有幾根有旁七旁

八的鼠須，雖覺些面善，好像曾在那裡會過的，但一時之間，看不真切，究不知是何許樣人，未便造次答應，心中不禁狐疑起來。正是：

欲招走馬垂鞭客，端賴穿針引線人。

要曉得此人姓甚名誰，與寶玉是否舊識，且聽下回詳述。